

游 踪

清凉一个夏 爽秋正当时

□ 罗武昌

不知不觉间,随着火把节的到来,夏季不声不响地溜走了,秋天悄然而至,那个令人心动的“暑期”,也已接近尾声。那么,来云南大理“清凉一夏”的人们,是否已经收拾行囊踏上了归途呢?

不知从何时起,这个“背靠苍山,面朝大海”的四线小城市,因低纬度、高海拔,造就了年温差小、四季不甚分明的独特气候,具有独特的蓝天、白云、碧水 and 清凉自然优势,以夏季白天温度约20—25℃的“高颜值”,顺理成章被授予全国“避暑旅游目的地”称号!一时间,备受“烧烤模式”“火炉模式”煎熬的人们,纷纷奔赴大理“猫夏”。大理的树荫下、洱海边、古城街巷里、村落中,到处都是清凉休憩的好去处,开启了“人从众”模式。

大理长期浸润风花雪月诗意,坐拥苍山洱海胜景,沉淀着厚重的南诏古韵与淳朴白族风情,曾被评为“中华六朝名都”“八至十二世纪东南亚第一大古都”“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”,与西安、北京、洛阳、南京、开封等地同为中华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古都城市,是同时连接茶马古道及西南、西北、海上三条丝绸之路的文化、宗教、经济贸易交流中心,早在1400多年前,就跻身世界文明城市行列。

来大理,不仅能享受独一无二的自然之美,感受千年历史文化的厚重文脉

和民俗文化的多样性,还能品尝“大理酸辣鱼”“白族生皮”等传统美食。白天,洱海清风拂面;傍晚,苍山晚风醉人。“登上苍山,无处不见洱海的明媚;泛舟洱海,无处不见苍山的巍峨。”人们看着山与水,吹着凉风,想想这个夏天的清凉世界,心里别提有多美了。

古人云:“身在福中不知福,船在水中不知流。”这话一点也不假。其实,大理旅游从不缺“流量”,尤其是暑假,孩子们可以走出教室走进苍山洱海,是一年之中人流量最集中的时段。有官方数据显示,大理夏季均温23℃,白天最高不超过28℃,夜晚降至18℃,湿度适中不黏腻。因此,夏季大理白天活动不燥,夜晚睡觉不热。

然而,娇生惯养的大理人,一旦气温突破28℃,还远没到“上蒸下煮”的程度,就会觉得浑身难受、闷热难当,发出“热死了”“鬼天气”“还让人活了”的抱怨声,实在有些矫揉造作。我们习惯了“安逸”,稍不如意就会“鸡蛋里挑骨头”。这个,可以从常江龙老师《生为大理人》的文章中找到:“如果你没有太大的野心,没有太多的奢求,这里该有的都有了,可是大理人不一定都知道这一点,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大理人都珍惜自己作为大理人的福分。”

夏季的大理凉爽舒适、风速适宜,避暑旅游的气候优势十分明显。但随着盛夏的喧嚣缓缓退去,旅游到底热不热,无须再到官网查找枯燥的数据!你不妨到大理火车站、下关码头、洱海生态廊道、龙龕码头、磻溪S湾、大理古城走走看看,那种“人挤人”的场景,和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笑意的脸,不就是最好的诠释吗?

常江龙说:“其实大理好不好不需要刻意去证明,每当节假日就有那么多的外地人蜂拥而至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还有一些外地人索性就定居大理,他们把自己变成洱海边的一块石头,吮吸着每一寸洱海的阳光。他们把自己变成一只蜜蜂,采摘着春日每一丝香甜的气息。”是的,这些旅居者,不仅有经济实力,还是某个领域的能工巧匠,是十分稀缺的人力资源。比如石头村、文笔村、磻曲村、中和村、凤阳邑,不就是这些旅居者打造出来的一张张亮丽的名片吗?有了他们的加盟,这些沉静的小山村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,成了大理文旅融合的标杆!

夏日密密麻麻的雨水,洗涤了苍山浓得化不开的黛绿,洗涤了田野的绿植,洗涤了青瓦白墙的白族民居,也洗涤了大理的天空。初秋的大理,暑气褪去,瓜熟蒂落,林间慢慢晕开深浅不一的色彩,云雾不再浓密汹涌,天空蓝得通透,不干不燥的空气里弥漫着山野清润的气息。漫步在洱海边,伴随着阵阵微风拂面而来,清新舒爽,所有的思绪便只剩下清凉、恬静了。再与三五好友喝茶聊天,真情与美景共舞,快乐携友人相伴,配上一抹大理的夕阳,便呈现出

生活笔记

金旦村中的“脱贫小街”



在金旦“脱贫小街”上挑选民族饰品的彝族少女。

□ 李世祖 文 / 图

在祥云县下庄镇金旦村的大山深处,有一条热闹繁盛的“脱贫小街”,见证着彝乡山村的美丽蝶变。每逢周六七天,悠远的深山便被人间烟火唤醒,车流穿梭、人潮涌动,欢声笑语萦绕街头,一张张质朴明媚的笑脸,绽放着大山深处最鲜活的幸福模样。回望十多年前,这片群山阻隔、交通闭塞的山沟沟,曾被贫瘠与落后牢牢束缚,是精准脱贫的时代春风、暖心惠民的帮扶政策,加上各族邻里同心相守、携手共进,才让千年深山旧貌换新颜,让祖辈期盼的安稳好日子,稳稳落在了寻常百姓家。

这条承载着山村蜕变的小街,并非天然形成的市井街巷,而是时代发展、民生提质生动的缩影。曾经,金旦村及周边村落群山环抱,远离集镇,十里八乡的村民想要买卖物资、交易农产品,需要翻山越岭、长途跋涉,商贸闭塞,物资匮乏,是制约山村发展、困住百姓生活的最大难题。2015年,依托国家精准扶贫政策,在云南省住建厅的挂钩帮扶下,一座农贸市场与民族文化广场依傍中河、临水而建,为深山村落打开了对外联系的窗口。

时光不语,润物无声。短短一年光阴,这个农贸市场与民族文化广场便悄然蜕变,从一处便民交易场地,发展成为一条连接两镇(下庄镇、普湖镇)、一乡(东山乡)、五村(下庄镇金旦村、大仓村、普湖镇云里厂村,东山乡新明村、干海村)的集市小街。昔日封闭隔绝的深山腹地,自此打通了民生流通、产业增收的脉络,“无农不稳,无商不活”,这条新生的小街,不只盘活了深山的物产资源,更为沉寂千年的彝乡注入了蓬勃的发展活力。它打破了大山的壁垒,畅通了商贸流通,重塑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认知,成为带动乡村增收致富、推动山村迭代发展的催化剂,被乡亲们亲切地唤作“脱贫小街”。

时下,正是夏秋交替的时节,金旦彝

村满目皆是蓬勃生机。中河碧波潺潺、奔流不息,两岸杨柳依依、翠竹婆娑,层层稻田环绕村落,清风过处,稻浪翻滚、绿意盎然。山雀婉转、禽鸟轻鸣,藏于柳枝竹林、田间地头,声声清啼点缀山野,让整座山寨充盈着灵动气韵。登高远眺,蜿蜒的中河环抱村寨,勾勒出湿润的轮廓,将金旦彝村描摹成一幅依山傍水、清幽雅致的山野丹青。而这幅和美图卷里,最鲜活、最热闹的底色,便是河畔这条终日不息、烟火绵长的“脱贫小街”。

小街的繁华,藏着山村发展的底气与温度。清晨,天光初亮,小街便褪去静谧,开启了一日的烟火喧嚣。村民们早早出摊,新鲜果蔬、土猪肉、手工豆腐、山野特产整齐摆布,质朴的摊位盛满了山间风物与生活暖意。时至正午,山林间的生机尽数涌向街头,早早进山找菌子的彝族村民们结伴归来,竹篮满满当当,鸡枞、牛肝菌、青头菌、干巴菌、鸡油菌等各色野生菌鲜嫩饱满,皆是深山馈赠的珍宝。各地收购商贩早已云集于此,争相询价、择优收购,人声鼎沸、往来不绝。

卖特产、收山货、品小吃、唠家常,看热闹的村民与游客接踵而至,四面八方的人流汇聚小街,让深山集市愈发热闹鲜活。暮色渐浓,小街的烟火依旧未歇,民族文化广场渐渐人潮涌动。悠扬的舞歌划破晚风,男女老少手拉手围成圆圈,踏歌起舞。古朴的彝家打歌传承千年文脉,轻盈的舞步、灿烂的笑颜、热闹的欢歌,尽情诉说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、带来的美好生活,让彝村的深山夜晚,化作一片欢乐滚烫、生机盎然的幸福海洋。

一街烟火变迁,半部山村蝶变,一条小街,激活了一方水土,富足了一方百姓。它不仅为深山村民带来了便捷的生活、热闹的市井,更培育出山村商贸新风和发展新理念,让封闭千年的山野彻底拥抱外界、拥抱新生。从贫瘠闭塞到繁荣兴旺,从固守传统到逐光向上,金旦村的每一寸变迁、每一份新生,都是时代发展的生动注脚,也是深山乡村步步向好、岁岁新生的最美答卷。

逆境之花——风雨兰

□ 姚静

入夏,风雨兰又将开满山坡。

风雨兰虽名为兰,却是石蒜科植物。它品种众多,别名亦多。因其鳞茎根如蒜,被叫作蒜兰;又因其叶片似韭菜,又像葱苗,故而又叫作韭兰、葱兰;其花朵与百合花有几分相似,又有了雨百合之称谓。以上种种叫法,都是据其根、叶、花的形状而来,只有风雨兰这个名字,道出了此花的精髓:它遇雨开花,常在暴风雨后成片绽放。谁想得到呢?这般低矮如草丛的小花竟是风雨催生的花朵,它是逆境之花,风雨越猛烈,开得越灿烂。

风雨兰是大理常见的野花。一阵大雨过后,田边、地头、坡脚、洼地、小路旁边……一片片风雨兰会齐刷刷地盛开,像一团团天空未及收回的晚霞静静栖在山野。它们喇叭状的花朵大多是粉红色的,娇嫩柔美,雨后的天空瞬间也跟着明媚起来。每一次遇见风雨兰,我都会驻足良久,沉醉于它的粉艳温婉,更感动于它不畏风雨吹打的风骨。

兰。它们自然散漫地长成一片,没有半点人工的机巧。

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刻,世界是崭新的,因为有许多新开的花朵,新发的草芽……让今天不同于昨日。为一朵凋谢的花伤怀是矫情的,因为又有成千上万朵花开放了,人们很快就会淡忘凋谢的花朵。一朵花的开谢在生活中实在是无足轻重的小事,可是为什么这些小小的细节会打动我?那些飘零的花瓣纷纷落进我的心里。我的心忧郁起来,视线落到花坛里新开的花朵上,心里仍在眷恋昨日的落红。恋旧的人很难快乐起来吗?我们终要遵从自然规律,时间的河流从未止步,每时每刻都有旧物在离开,欣然接受昨夜悄悄绽放的花朵吧。

我走上那一条小路,寻至那一面山坡。风雨兰果然齐刷刷地开了。暴雨狂风没有让它们零落颓败,反而越发开得清新水灵,千娇百媚。一条荒僻的山路,只因路旁多了一片风雨兰,便成佳境,足以让我流连忘返,消磨掉一个早晨的时光。

我的周围有很多圈子,文学圈、摄影圈、书法圈、舞蹈圈、旅游圈……人们三五成群,七八结队,自成一方小天地。有人之处,便有纷扰,难免中伤和诽谤。我远离任何圈子,静守一隅,重复相似又琐碎的日常,满心欢喜。我喜欢上在花草间悠游,发现唯有时间千古,自然恒久。许多美德长在荒野草木间,比如风雨兰的坚韧顽强和生生不息,它给予世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滋养。

风雨兰开在山野,也可以开在庭院,还可以采摘下来插到案桌上,它更多的却是开在我的心里。在生活中,我们每一次选择都是内心的驱逼,哪怕对一朵花的偏爱,也是心之使然。

雨过天晴,去看风雨兰吧。那一丛丛娇艳的花,会让你沉静下来。

盛开的风雨兰带着光,带着希望,会让内心深处的阴霾和苍白远遁。



云雾缥缈鸡足山

近日,宾川鸡足山云雾升腾,海拔3248米的天柱峰在云雾间若隐若现,缥缈灵动。

鸡足山山势雄奇,植被丰茂,眼下正值丰水期,山间玉龙瀑布流量大增,水流自山崖奔涌而下,珠珠溅玉、蔚为壮观。云雾中,奇峰与飞瀑在山间不断变幻,勾勒出秀美的山水长卷,尽显云南山水生态之美。

〔吴松江 温昌盛 摄〕

大理掌故

抚今忆古话月街

□ 母锡鹏

有人说:大理的土太厚,大理的文化太浓,大理的节日既多又丰富。在诸多节日中,三月街民族节因历史悠久、内容丰富、群众参与面广而影响最大。大理三月街是千年不衰的民族盛会,而电影《五朵金花》则是享誉中外的佳作。三月街让《五朵金花》增添异彩,而《五朵金花》使三月街声名远播。

相传,唐永徽年间,观音菩萨前来大理用白语讲经说法,听众越来越多,形成集市。因大理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商口岸,经济日渐发展,逐渐演变成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商贸集会。

宋代大理国时期,三月街以骡马交易为主,尤其是“大理马”的交易。据史书记载,建炎年间,南宋曾经“遣效用犛昂大理国招马。大理国王段和誉遣清平官以五百匹随昂人献”。这五百匹大理马被南宋皇帝“以三百骑赐岳飞,二百骑赐张俊”。

到了明朝,全国各省的物资在三月街都能见到。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《滇游日记》中对大理三月街作了如下记录:“十五日,是日为街子之始,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,设于城西演武场中……十三省物无不至,滇中诸夷物亦无不至……余乃仍由西门西向一里半,入演武场,俱结缚为市,环错纷纭。其北为马场,千骑交集,数人骑而观于中,更队以视高下……”明李元阳编撰的《云南通志》记载:“观音市(节),三月十五日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。自唐永徽年间至今,朝代累更,此市不变,知是观音入大理,后人至日烧香,四方闻风,各以货来也。”

“乌绫帕子风头鞋,结伴相携赶月街。观音石畔烧香去,元祖碑前买货来。”这是清代大理学者师范写的《月街吟》,其中的“乌绫帕子”和“风头鞋”,指的是白族妇女的包头和绣花鞋;“观音石”就是大石庵,在大理城南的观音塘;“元祖碑”,即“元世祖平云南碑”,在大理城西三月街街上。从这首诗中可以得知,一直到了清代,三月街仍然保留着佛教庙会的色彩。

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由于大理特殊的地理位置,加之茶马古道的繁荣和滇缅公路的通车,三月街商贸十分兴盛。据民国《大理县志稿》记载:盛时百货生意颇大,四方商贾如蜀、赣、粤、浙、桂、黔、藏、秦、湘等地,及本省各州县之云集者殆十万计,马骡、药材、茶、丝绵(棉)、木材、磁(瓷)、铜、锡器诸大宗交易之。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,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苍山中和峰下进行牲畜、药材等土特产交易,省内外均有人来参加,规模宏大,闻名中外。

“一年一度三月街,四面八方有人来。各族人民齐欢唱,唱歌赛马做买卖。”这场景,这首歌就是对三月街盛会的真实反映。如今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三月街除了物资交易外,还增加了招商引资、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活动,人潮如织,川流不息,各民族服装争奇斗艳。赛马场上,骑手角逐竞技;对歌场上,歌手尽展歌喉。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也加入赶街的人群中,与大理人一道尽享优美的风光、浓郁的风情和欢乐的节日,三月街因此有“一街赶千年”的美誉。

三月街始终是一场充满激情的民族盛会,是白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的狂欢节,它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,吸引着许多慕名而来的客商,已成为世界认识大理、大理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之一。1991年1月,经云南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,“三月街”被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节日。“大理三月街”还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并荣膺“节庆中华最佳文化传承奖”。